

鹤庆：有水随行的日子

□ 陆向荣

有水随行。车子一进入鹤庆坝子，我就想到了这个自己生造的词汇。

风和日丽漾鹤川，湖光山色两相连。空气中，到处弥漫着那种熟悉的庄稼的气息，混合着青草的芳香，长途奔波的劳累立即被满目的苍绿一扫而光。今年的大旱，似乎对被称为高原水乡的滇西鹤庆坝子没有太多影响，柔韧丰盈的山峦水一般从车窗外轻轻流过，流过去的，还有古村古镇、山坡田野，成群的牛羊以及在农田里劳作的农民……有篇文章说，你到了一个地方，不看别的，你只需看水，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潜力，就可以猜到这个地方人们的身心健康状况，就可以明白此地人的文化素养水平。

我相信这是真的。盛夏时节，在鹤庆，却感不到丝毫的闷热。在草海边的一个鱼庄，随行的水，以一场雨的方式，热情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文友相聚，聆雨听风，推杯换盏，鹤庆的美食首先征服着每个人的胃。鹤庆的美食有八大碗、火腿、火糕、柳蒸猪头等……来到鹤庆，鱼是不能不吃。由于鹤庆龙潭众多，水源丰富，鹤庆的鱼自然品质优良，无论是烤鱼、酸辣还是清汤……洋芋、白豆腐、葱、姜、

蒜、香菜、糟辣子、盐、味精、花椒面、草果面和着肉质鲜嫩的鱼，让人赏心悦目，胃口大开，人生百味，尽在其中。“丽江粳粳鹤庆酒，剑川木匠到处有”，美食，自然要用美酒来佐，鹤庆乾酒在滇西北一带自古就非常有名气，可以用“家喻户晓”来形容也一点不夸张。

酒，自然也与水有关。或者说，酒，其实就是高浓度的水，是烈性的水。朋友介绍说，鹤庆乾酒的来历，在民间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和神秘意韵的故事，这酒据说是乾隆下江南那阵子，在一次晚宴上，品了鹤庆出产的西龙潭酒后，觉得味道醇厚中，有一股子清冽冽的感觉；回甜中，有一种山野的清香。那品遍了天下美味琼浆的乾隆老儿，品了一口后，居然啧啧称赞道：“这真是天下少有的美酒啊！杜康在世，也未必能酿出这般美酒。”于是就将这种酒，御封为每年进贡朝廷的贡品，定期按时呈贡。这酒名也就取成了乾酒，言下之意，这酒的专利拥有者，就他乾隆的了。而如今，鹤庆乾酒不只是当地宴朋会客的必备之物，也已成了寻常百姓餐桌上的寻常之物了。

细雨掩窗，绿草芬芳。几杯乾酒下肚，还来不及“细嗅”镜洸兄的“蔷薇”，我便醉倒在无边的夜色里，

醉倒在这高浓度的鹤庆之水里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公作美。雨后的天空像被刚抹洗过的玻璃，架在鹤庆坝子边的四山上，整个鹤庆坝子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。进入新华村，叮叮咚咚的响声不绝于耳，像满村门前院内的地下水涓涓涌动，这是新华村的村民们在敲打制作各种金、银、铜民族首饰工艺品。据说大理的美女，从少女级到祖母级的，所穿戴的金银十之八九也是出自鹤庆的能工巧匠。所以，金庸先生来大理，大理州政府送他的那把象征大理永远是他家的金钥匙，也是请鹤庆制银工艺高手特别设计制作的，属于绝版。新华村位于鹤庆县城西北7公里的凤凰山下，有3个自然村。是“茶马古道”上的一个古老白族村寨。据《鹤庆县志》记载，早在明朝，新华村的村民们就开始加工民族首饰等工艺品，从唐南诏时期就已是云南铜银器手工艺中心，至今已有上千年的金、银、铜器加工历史，其产品沿着“茶马古道”大量输送到我国藏区及尼泊尔、印度等国，“鹤川匠人”的美名传誉海内外。在新华村，我看到那些手持錘子的匠人，他们的脸上，淌着岁月的河流，他们的额头上，波动着岁月的涟漪。在新华村，水的影子也随处可

见。鹤庆龙潭众多，新华村龙潭更是绝版的美。坐在潭边小憩，只见潭中水色空明澄澈，大片大片的水草在潭底随着水波摇曳着，柔柔软软的，宛如少女的裙摆，在我心中轻轻波动……水面上开满了海菜花，洁白的花瓣，黄色的蕊蕊隐于清碧水之上，轻轻地歌声在湖面上飘荡，那歌声是划游船的白族少女唱的，和着海菜花淡淡的芳香，让人感受那一份滇西北高原上白族村寨淳朴浓郁的乡风民情，沉醉在这蓝天碧水之间。新华村的水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流淌在农家小院的那一股股山泉水，在我们所就餐的小店前，就有一股清澈透明的水，由于水底水草的映衬，绿得仿佛是一块无瑕的翡翠，又像一条绿色的纱巾，缠绕着整个农家，像是有风拂过，却又感觉不到它在流动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舀起满满一瓢这清清的天然之水，一口气全灌进自己肚子里，仿佛就像久旱逢甘霖的干田，真切体会与水相随的那份亲情。

如水随行的日子很短。梦里的鹤庆，它的美，就如同没有声音的流淌，像人间的至爱没有语言。鹤庆的水，让我痴迷；水里的鹤庆，更让我沉醉。鹤庆归来，被水洗涤过的尘世一片透明，宁静致远。

彝村的梨花与唢呐

□ 李江梅

因腊罗人而开，还是早就绽放在腊罗人到来之前，已经无从知晓。但梨花花开之盛，令人咋舌，梨树长势之随意，又令人羡慕。房前屋后，田间村头，她就站在那里，或曲而蜿蜒蛇行，或直而插入苍穹，仿佛房子只为比出她的高度，庄稼只为衬出她的婀娜，天空只为映出她的洁白。蓝蓝的天际如明镜照出雪白的梨花，红红的土基如晚霞映照雪透亮的嫩叶，青青的瓦片如薄雾迷离了枯老的枝条。

千百年来，罗坪山上这世世代代的腊罗人，就是这样耕耘生活的。披上羊皮褂，他们种梨无数，植梅万亩，同样的，也能翻山越岭去学艺。这里不是白族聚居地吗？彝族不是外来人吗？那我们向白族学习就是了。自小就受舅舅唢呐吸引的罗风银，大概就是因

此踏上了腊坪哨，开始追寻“唢呐世家”李照明父子的。白天拿羊鞭子，晚上吹调子，一人吹会了，回村教别人，俩人学会了，再教更多人。现在不就是这样？村里男人谁不会两下子，一吹就能拉出个百人团来，那阵势，何尝比不上梅花万亩，梨树万株？自娱自乐地吹吹腔、板凳戏，在唢呐高亢激昂的曲调中，更是传唱了一年又一年。

这个著名的唢呐之乡，而今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带着花的净白，带着果的酸甜，在唢呐声声吹出幸福生活新高度……

梨花的白，彝人的淳，大概便是这样炼成的。

于是，我在肃然起敬中，被坚守的意义所感染，又被传承的力量所震撼，当然，对花开花落也不再觉得是无奈的感伤。

行于古城春天里

□ 陈美兰

生活开始了。我迎着春风，走过进土坊，穿过心仪了几十年的拱辰楼。拱辰楼广场上摆放着几百盆春花，映入眼帘，紫色、红色的小花，一盆一盆摆放在一起，亲热紧挨着，远远看如同一块紫色绸缎铺展在春天里，装点浪漫了古老的城楼。走过古街，十字街口烧饵快的香味扑鼻而来，街旁花盆里的花草树木，恣意地疯长，长出了春天的模样，花儿笑开。再穿过秀美的钟鼓楼，慢行春之古城，一路赏古城春景。最后走出南栅门，回家看望父母，母亲笑意盈盈迎接我，见到父母安好，牵挂之心暂时轻轻放下。

家园小院，春色满园。各种春花竞相绽放，迎春花开得热热闹闹，金红色的君子兰喷香盛开。紫色杜鹃不甘示弱，姹紫嫣红闹春来。暗红色的虾花，低眉俯首，一串串挂在枝上，花枝在春风里摇曳着风姿。兰花雅致不张扬，恬静地伸展着细长的叶片，装点着家的朴实馨香。生机勃勃的今春，经年又被银发苍苍的母亲，长满老茧的双手全盘托出，给予了儿女生命之春的激情浪漫。凝视院里的一小片花海，胸襟豁然开朗。走进春天，行于古城，春暖花开，岁月静好，我的一颗心沉醉在城南旧事里。

古诗词角

无 题

□ 杨政业

宏山仰止一苍峰，
挺秀滇南罗汉松。
百二川影飞仙鹤，
千余史迹舞蛟龙。
古屋七尺墨泉湿，
新庐万户文献封。
梓里兰馨岁连岁，
春光媚眼今又逢。

红河源之韵

□ 郑宏鑫

一望蒙川春正浓，
啼莺如梦醉游翁。
烟云万顷岚山翠，
风雨千秋气度雄。
利克民居藏古韵，
野桃老树任秋风。
西山龙护辉遗墨，
南坝高桥起彩虹。（注）
旭照瓜江真曼妙，
杏花初绽杜鹃红。

注：利克即巍山县庙街镇利克村，村内至今保留有许多明清时代颇具特色的古民居建筑群。龙护即永建乡西山龙护寺。南坝高桥指的是巍山坝子南部大临（大理——临沧）铁路的高架桥。

苍山红梅

□ 赵克恭

傲雪红梅灵鹭秀，
清风明月暗春临。
玉洱扬波花枝俏，
百花首绽不争春。
注：灵鹭即点苍山

春日登苍山有感

□ 那云宏

苍山春日暖，
健步松林间。
潭水出深溪，
峰溪屏风连。
云气天开分，
玉带望夫现。
遥想当年事，
山静心自闲。

欢度晚年

□ 周满堂

粗茶淡饭享清平，
身健居安怡精神。
夕阳余晖知渐淡，
好诗奇文书里寻。
绘画习文生笔下，
春夏秋冬更分明。
休闲花下沏品茶，
逸乐弹奏一曲琴。

乡愁大理

农忙时节盼儿归

□ 寸红亮

农忙了，鹤庆的天气刚晴好了几天，从金沙江边到鹤庆坝子，父亲母亲正在割大麦、挖大蒜、育小秧，然而雨也跟着淅淅沥沥地来了……

记忆像麦子，总会在不经意间，疯长在心头：麦田里，弯腰收割的父亲母亲、兄弟姊妹，他们脸上泼洒着汗水，有时也荡漾着笑容，把庄稼随同岁月一起收割，然后把像小山一样压在腰上的麦捆一趟一趟地背回家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在田边玩着土巴，看着父母收割；大一点，开始跟在舞动着镰刀收割的父母身后拾麦穗。再大一点，我们虽还未成年，却已加入到了割麦、背麦、打麦的队伍中。后来，读书和工作的缘故，很少到庄稼地里了，而今只好在记忆里收割，一年又一年、一茬又一茬的麦子，成片成片地，倒在儿时的记忆里，倒在村前屋后的庄稼地里。

在我童年记忆中，农忙并非是一个美好的时节，特别是收麦子的时候。天气总是那么炎热，割麦子不易，背麦子头疼、腰酸，从田头背

到家中，汗流浹背。打麦子更是难熬的事，手持麦把，把麦穗举过头顶，然后使力打向身前的方桌，麦子飞溅掉落。在烈日下，把重重的麦把，抡起、打下，一次又一次。麦粒、麦芒，一次又一次地击打在被汗水浸泡的脸上、脖子上，“痒、辣、疼”三味皆有。多年后，很少参与田间劳作，劳累不堪的劳动场景竟成为了一种美好的回忆，并以成片成片的麦子为背景，成了一道风景，总是很美。

又到割麦时节，楸木花开，草长莺飞，绿树环绕的麦田间，一个人、三五个人在收割。在这样的乡村美景里，不再盘田、不会使用锄头和镰刀的不少年轻人已离开土地上的乡村，只留下一个背影，沉重的庄稼结实地压在了留守乡村的父母肩上。他们迈着蹒跚的步子，走在丰收的田野上，有时与我们儿时记忆里的艰辛有几分相似，又多出几分沉重。就像庄稼需要农人的陪伴、伺候一样，盘田的父母有些孤独，他们的眼神里，流露着喜忧参半的心情，农忙了，他们似乎在等待儿女的归来。



雨湿南山

马立康 作

野鸡坪的狐狸 ⑭

□ 杨保中

可以享用。

俏狐狸选取一块绿茵茵的草地躺下，双耳倾向大地仔细地搜索来自地下的声音，鼻孔轻轻地翕动，任花草的芳香将它陶醉。刚狐狸在的时候它从来不出猎，因此也没有机会享受狩猎的快乐。如今，一切靠自己，说不上享受，偶尔地一点体验，不介意疼扯得心尖隐隐作痛……

它躺着不动，它的心碎了，无法缝合。

“砰砰”的急速的追逐之声很久之后才响起，那时候太阳老高了，晒得俏狐狸眯缝眼睛，不想看也看不见逆光里发生的一切。不用看，一切都是老样子：白尾巴任一只野兔逃窜很远却没能赶上，最可惜快要追上了，那只野兔却急转弯逃走了，白尾巴正落在后头嘘

嘘地喘着粗气。事实如此，白尾巴的捕猎过程过于漫长，并且即将面临一无所获的结局，如果是刚狐狸的话，用不了三五分钟便会满载而归。俏狐狸这样想。白尾巴太笨蛋！超过三、五分钟的高速追逐，任何一只狐狸的心跳都会过速，血液中的氧气消耗太大，速度提不上来，更不要说它这只老狐狸了。“砰砰……”

另一串脚步声却恰到好处地响了起来，俏狐狸不禁侧身抬头睁大眼睛，这是它极熟悉的一幕：

假雌儿迎面出击，拦住了那只转身逃脱的野兔的去路。

在野兔心里，雄狐狸都是独自狩猎的，突然钻出一头雌狐狸的迎面将它拦截，那只野兔吓了一跳，企图再度调头逃跑。然而，它无路

可逃了，气喘吁吁的白尾巴赶上了来了。接下来俏狐狸以为，白尾巴只要张嘴咬住野兔的脖子，这场战斗便结束了，没想到的是，白尾巴不是用嘴而是高高地抬起前肢，把野兔踹倒在地。“吱吱”惊叫的野兔，最终不是被白尾巴咬死，而竟然是被假雌儿咬翻的。

俏狐狸实在不明白，抬起前肢踢比用嘴咬费劲多了，白尾巴这是干嘛呢？猎杀一只野兔还非得雌狐狸出手？假雌儿这日子够艰难的吧？俏狐狸暗自同情假雌儿之时，假雌儿却没有什麼难受的表示，它那里正将野兔送到白尾巴的嘴边，一反雄狐狸谦让母狐狸先行享受的惯例，不时要白尾巴多啃两嘴……那份恩爱劲儿，看得俏狐狸心里酸酸的把头别了过去。

进入坟地之前，俏狐狸还赌气不再狩猎，饿死也罢！它实在忍受不了自己的无能，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黑泥儿遭受折磨，却不能顺利将它营救，也不能送它点好吃的。但是，白尾巴与假雌儿这一对恩爱狐狸刚刚隐去，它便试图也像假雌儿那样，雄心勃勃地去猎杀一只野兔。

俏狐狸心中有愧于它的黑泥儿。黑泥儿的爸爸去世之后，当妈妈的天天给它吃的不过老鼠肉罢了。俏狐狸也像白尾巴那样悄悄隐伏到野兔的洞穴前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，侧耳倾听来自地下的声音。野兔在地穴里来往穿梭十分快乐，俏狐狸心里着急，它们干嘛不钻出洞外，享受一下明媚的春光呢？它趴着不动，直到四肢麻木动弹不了，野兔仍旧不肯露面。俏狐狸想赌气不再蹲守，然而，黑泥儿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一再浮现眼前，它不得不努力说服自己坚持再坚持……它相信，它的力量与假雌儿不相上下，只要野兔露面，一定能把它擒拿到手。